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居易錄卷四

刑部尚書王士禎撰

德尹言在洛陽往遊嵩少過登封謁官詹耿逸菴介先生逸菴清修絕俗以德化其鄉前後知縣事者數輩觀感而化皆為廉吏如張某王又旦是也

三月十八日

萬壽節

上在暢春苑不受朝賀徐相國云

太皇太后升遐有

上諭引唐太宗母難之言以後

萬壽節朝賀筵宴俱行停止今三年矣

聖人大孝于斯而極

德尹云上清宮在北邙絕頂繚垣數里規模鉅麗明末洛陽郡城毀于流寇

國初重建今城其礎石皆宮中物也今所存僅鐵殿三楹非復舊觀上清宮即唐玄宗皇帝廟按劇談錄云神

仙像皆開元中楊惠之所塑又有吳道子畫壁杜子美詩所謂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者也

武進董

元起

故友御史王虬

文驥

之子遺其先人微泉閣集

十六卷從兄

元愷

舜民蒼梧詞十二卷王虬昔在京師與

予輩為文社外轉秦州監司乞休歸年未五十家居注

三禮予官祭酒時曾見寄數卷今集中經說數十篇皆

注禮經之緒論也舜民樂府自成一家洞庭陽羨西冷

諸山水居庸關白羊城虎牢關諸邊塞之作尤為奇特

其內子亦有易安風調今十二卷中大半予所評次者
天章言焦先瓜牛廬在蒲州大河側故址尚存

朱子諸注莫善于楚辭莫不善于三百篇當以小序為
主而以毛鄭歐蘇呂嚴諸家之說參互之如鄭衛二風
有女同車將仲子木瓜諸詩皆有左傳本事可證何可
以臆廢之三月望日從慈仁寺廊下買得毛詩鄭箋甫
東屠本暖纂注刻本二十卷因著其說于後

洛陽縣丞李

集鳳

字翺升山海人貢士所精三傳撰春秋

集解四十卷十五年前有青浦縣丞施鴻者字則威閩

侯官人以部運至京師授予所著史測若干卷論南北

朝事靡靡可聽皆下吏之有經學史學者也

庚午元旦

上以直隸旱荒不受賀特遣部院堂上官八員巡視賑

濟

宜興門人蔣景京少編瑤華集凡二十卷搜採

國朝名家填詞甚富二十年前予在揚州與故友武進

鄒

祿謨

程村撰倚聲集起萬歷末迄順治初年以繼卓珂

月徐野君詞統之後蔣此編又起順治迄于今以繼倚聲之後合觀三集三百二十年間作者畧備矣

陳給事言明妃塚在歸化城南三十里高三十餘丈廣數畝塚前尚存石虎二其色黝黑石獅子一色純白石幢一上刻蒙古書豎幡其上塚顛有小方亭中藏畫佛塚旁大柳一株根分為二相距三尺許去地數尺連而為一骨去皮存若香片然道經黑河廣二三丈岸邊多

昌蒲慈姑歸化城隋之東豐州也

又有西豐州

唐貞觀四年

置豐州都督府領蕃戶統富民

漢之臨戎

振武

漢之盛樂

二縣開

元七年割隸東受降城

在大同府西北東受降城之東

八年置振武軍

節度使北有陰山去城五十里又言豐州南有空城城

中浮圖一六角七級高轟天半南向篆書顏額曰萬

部華嚴經塔第七級壁上大書金大定二年奉敕重修

多金元人題字墨跡如新而辭率俚鄙惟一詩近雅云

去年曾醉海棠叢聞說新枝發舊紅昨夜夢回花下飲

不知身在玉堂中瑞伯書按此詩宋元絳厚之之作也
其題名有豐州水鴉提點王英張百川至元十一年五
月署字

土木在懷來城北三十里本名統漢鎮隋末高開道據
懷戎時所置後訛今名按王惲中堂事記云統墓店以
店北舊有統軍墓故稱又扣舷錄云相傳遼主遊幸嘗
張大幕於此因名統幕後訛土幕又訛土木引元人陳
孚詩云千里茫茫草色青亂塵飛逐馬蹄生不知何代

開軍府猶有當年統幕名

三月二十一日內閣大學士伊

桑阿

等面承

旨于午門外會議蠲豁江南蘇松二府浮糧先是

上諭閣臣云蘇松浮糧一事朕刻刻在心此明之弊政
豈可踵而行之其會同九卿詹事掌印不掌印科道官
詳議以聞

三月二十五日門人顧嗣協迂客貽所刊范石湖集有
楊誠齋陸放翁二序凡詩三十三卷楚詞古賦一卷合

三十四卷金侃亦陶寫校宋板本也亦陶老友

明孝章

子顧又貽會稽曾益注溫庭筠八义集四卷清苑高鏐

序益曾注昌谷集號精博溫注世鮮傳者亦顧氏刻也

鏐字淵穎門人陳

傳

藹公之師余池北偶談中載其軼

事

同年李奉倩

迴

副憲言彼縣

壽

侯鎮有二人晨訪一友

值門未啟外有豕牢有母豕方產一人注目視之忽仆

地氣絕急呼豕主語之俾擗豕子盡殪其人即甦已而

門啟友人甫延入云妻將臨蓐其人忽又仆地氣絕則室中產一子頃刻間已再投生矣

奉倩又言長子

懋

大木庶常少受業張君

蘭修

同塾有張

生某夜歸書室大木與諸學生皆覩有一女子可十六七披髮隨之入疑焉共攜燈火以往見張在室中亡恙詰之莫知其故逾旬張歸其家佃僕有女新適人歸寧張調之拒不從張惶遽刃之遂死鳴之官官知前事謂當有宿孽又憐其少原之減等旬日之前女尚人也先

現異形此理之不可解者也

鳳陽丁太守

克懋

言于北溪

成龍

總督兩江時芑苴屏絕然

不為崖異或餽人復受之答以手書曰衰病所須輒已
拜領其近人情如此向見有首屬吏餽金者考其素履
率簞簞不飭或且謂以不滿谿壑之欲而首之為公論
所薄與于有真偽之分矣

康熙甲辰會試有四川舉人楊某者寓四川營石芝菴
場事既竣候榜于京師一夕與諸同年飲偶出忽仆地

衆昇入室移時始蘇叩之云甫出戶見二卒強之行至
一公府有王者南向坐梓潼帝君坐其側頃之有吏引
楊父母至王者問云今年汝子某合中進士汝願之否
其父拜謝母獨曰不願也王者叩其故母答曰此子不
孝昔避寇亂入山距城甚遠主一親故家主人館餐甚
厚因令子暫歸視家室適部檄至催謁選縣令強之遂
赴都中途稱病而返比子入山而身已死含斂皆主人
經理之至今飲恨泉下故不願也帝君顧吏取簿籍檢

之良久語王者曰以高某代楊可也及榜發則梁山高

宗

中式楊竟被黜奉倩述其房師李侍郎仙子靜云然

四月初四日總裁會典大學士伊桑阿桑王熙熙梁清清等恭進

大清會典二百關十卷

初五日以内閣大學士王熙為

三朝國史監修總裁官伊桑阿阿蘭泰梁清標徐元文

為總裁官

張司空夢敦英言桐城方畿字奕干人品修潔酷好為

詩而不諳吏事以舉人銓授宣府推官會檄放宣鎮兵
米適有故人至日夕與倡和為詩吏因為奸利遂坐劾
罷歸歸益耽詩貧甚年七十餘訪親知山東卒于鳳陽
含殮草草諸子迎喪歸易匱吏斂則舉體堅瘦如石有
異香馬四月初七日于朝房言及先兄西樵易簣時體
有種種異香三日蓋棺始散司空因談此

壽光劉

毓桂

字秋士與其弟

允桂

雲子同中順治壬辰進士

仕為揚州府推官有善政罷歸三十載臨淄某生者素

不相識一夕夢道遇官府騶從甚盛或指示曰萊州府
新城隍往赴任耳問誰何曰壽光劉公秋士也醒而怪
之遣人至壽偵消息則劉以是夕卒矣亦李中丞說

杜甫八哀詩鈍滯冗長絕少剪裁而前輩多推之崔鷄
至謂可表裏雅頌過矣試摘其累句如汝陽王云愛其
謹潔極上又回翠麈天笑不為新手自與金銀匪唯帝
老大皆是王忠勤李邕云眊眊已皆虛跋涉曾不泥衆
歸賙給美擺落多藏穢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脆蘇源

明云祕書茂松意溟漲本末淺

文苑英華本異亦不可曉

鄭虔云地

崇士大夫況乃氣精爽方朔諧太枉寡鶴誤一響張公九齡云骨驚畏曩哲鬚變負人境諷詠在務屏用才文章境散帙起翠螭未缺隻字警云云率不可曉披沙揀金在慧眼自能辨之未可為羣齎語白黑也

元張翥蛻菴集四卷衡山釋大杓北山編集洪武三年錫山郎成鈔本成不知何許人書法妍妙逼真佛遺教經亦古物之可寶惜者蛻菴元末大家古今詩皆有法

度無論子昂伯庸輩即范德機揭曼碩未知伯仲何如耳

天地間集一卷宋謝翱臯父編自文信國及家鉉翁父及翁謝疊山鄭協柴望徐直方何新之王仲素謝鑰陸

輟何天定王曼之范協吳子文韓

闕名稱
竹坡

林景怡凡十

七人詩僅二十首按宋文憲公作臯羽傳天地間集五卷此太寥寥即臯羽之友如吳思齋翁登仇遠之屬皆無一字當是不完之書也附晞髮道人近集一卷詩四

十八首刻畫晚唐酸澀無足錄惟山帶去年雪春來何處峯一聯差佳豈才盡耶抑刪去之詩而後人揀拾之者耶

初十日以禮部尚書張玉書工部尚書張英都察院左都御史陳廷敬吏部左侍郎李振裕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彭孫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士禎為

三朝國史副總裁官

紫桃軒雜綴云人參一名人漫漫者漸漬之義又名人

微微亦微漸之意一名人御以其生有階級又名鬼蓋
以其生背陽向陰又有神草地精海腴之名生上黨山
谷者最良遼東次之高麗百濟又次之異苑云人參名
土精上黨者佳人形皆具能作兒啼今人參產遼東東
北者最貴重有私販入山海關者罪至大辟高麗次之
每陪臣至得於館中貿易至上黨紫團參竟無過而
問焉者古今地氣之不同耶抑物性有變易耶

三月至四月京師畿輔不雨十三日奉

旨三法司赴刑部清理重囚予以副憲與馬原者百十八人十五日奉

旨遣九卿分祭壇廟寺觀祈雨予主靈佑寺望祭四海
惟遣官祭東嶽泰山以戶部尚書蘇赫往

安岳馮山字允南宋左丞澥之父集三十卷簡池劉光
祖德修梧谿何應固叔堅序詩文各十五卷今鈔本止
詩十二卷餘皆缺山蜀人生當北宋全盛時與文湖州
鮮于子駿遊而無一語及眉山父子兄弟澥則蔡京錢

適黨嘗奏罷李忠定安撫力排鄒道鄉楊龜山請廢元
祐太后以汙張拜昌偽命奪職蓋小人之尤也四月望
後一日奉

旨祈雨齋宿靈佑寺禪房頗有花木小雨復止盤山蒼
然偶閱此集頗有佳勝五言古西縣道中云漢水引我
行梁山邀我坐山水已清絕春容碧相和下馬取酒餘
梅飄酒中墮日落醉不去青茸草間卧郊外云解巾卧
柔碧送王審言祕校潞州法曹云上黨緣青冥勁氣西

北隅黃河天際來草木冬前枯七言古采樵行俠少行
張王具體黔江八陣碛二篇最佳又題鮮于秀才所居
云羣峯屋背猿鳥啼二江門前鷗鷺飛雅聞君居頗奇
絕長恨不到情依依仙翁落拓少拘檢解舞石上凌清
暉投冠整袂或云起塵土一踏何時歸此詩有子瞻風
氣五言律詩上范蜀公二十韻說盡蜀公平生春閑云
春聲蜂遠屋晴意鳥臨牕新霽云曉日輕雲放林花水
倒沉瞿塘峽二十四韻寫夔州山川字字逼肖不身歷

其地者不知也起云絕勝瞿塘險西陵古地形巴江深
洞穴蜀主舊門庭王氣吞三峽神功出五丁繼云衆流
趨灩澦遠意會滄溟顧盼疑無地幽陰似有靈白鹽懸
日月黑石鼓雷霆鑿餘痕在高深巨勢停魚龍憑險
怪煙霧鎖沉冥念昔窮探索嘗言駭觀聽觀作去聲波濤真
激箭舟楫劇奔星殆欲頡頏老杜七言律詩和周正孺
遊蠡叢云抹綠郊原逢雨後殘妝桃李覺春深宿雲亭
云亭榭寂為閑處所溪山清帶古風流劍州東園云援

琴故故彈流水隱几蕭蕭聽竹枝送李杞赴闕云千番
蜀眉供吟橐一道秦川照錦衣重陽寄文與可云黃菊
縱逢佳節好清歡不似去年多山路梅花云傳聞山下
數株梅不免車帷暫一開試向林梢親手折早知春意
逼人來何妨歸路參差見更遣東風次第催莫作尋常
花蕊省江南音信隔年回風趣盎然昔人所云清空一
氣如話者也五古有謝人惠充墨詩蓋兗州宋時製墨
有名微是詩世罕知之詩云故人山東來遺我數九墨

掘丸大如指盥手重拂拭濃磨向日看古瓦增潤澤經
屑不見紙清光隱深黑書云舊所祕聞今已難得庭珪
死已久至寶世罕識御府從近存疑有誤人間萬金直充
州擅高價比歛固少抑古松亦將盡神奇漸衰息文章
不見貴筆斫豈可擲牢落況此君雖精淡無色憐君情
好古投贈兼以臆世事持此觀噫嗟共冥然

邵氏聞見前錄云文潞公自兗州通判代歸呂文靖一
見奇之問潞公曰有兗州墨攜以來明日潞公進墨文

靖熟視久之蓋欲相潞公手也遂薦為殿中侍御史晁氏墨經云究人舊以十月煎膠十一月造墨又云究墨以不用藥為貴

廣東香山縣監生楊

錫震

自言得沈約四聲韻譜古本于

廬山僧今愔因合吳棫韻補詳考音義博徵載籍為古今詩韻注凡二百六十一卷赴通政司疏上之奉

旨付內閣與毛簡討奇齡所進古今通韻訂其同異毛浙江蕭山人今愔字記汝天然禪師弟子也

夢華子遺集一卷吳

洞

字季野著其文學戰國短長及

管韓荀卿子作準言以擬權書若正學觀時斂禍諸篇

可自作一子與沈畊岩

壽民

善順治末客死燕中

王屋山有煙蘿子祠祠前有洗參井祠即煙蘿子宅址
也煙蘿子者晉天福間人世傳煙蘿子佃陽臺宮田苦
積功行忽一日於山中得異參闔家食之拔宅上昇云
見李川父濂遊記

偶與學子言詩用字不可臆為杜撰即如古人名字司

馬長卿長字無平聲相如相字無仄聲如字或作上聲
馬援援字無平聲曹操字無平聲之類今人率通融
以就已便非也又如樂毅稱樂生賈誼稱賈生司馬長
卿稱馬卿李膺稱李君阮籍稱阮公嵇康稱嵇生山濤
稱山公王導稱王公郗愔稱郗公謝安石謝靈運謝眺
皆稱謝公庾亮稱庾公王凝之稱王郎袁粲稱袁公江
淹稱江郎徐陵自稱徐君杜甫稱杜公李白稱李生孟
浩然稱孟公韓愈稱韓公韋應物稱韋公白居易稱白

公歐陽修稱歐公蘇軾稱蘇公又謝惠連謝朓皆稱小謝
宋祁稱小宋蘇轍稱小蘇杜牧稱小杜之類皆有所本
即是出處不可假借若杜甫稱杜生李白稱李公知復
為誰耶地名亦各有所宜故友陳允衡伯璣嘗語予姑
蘇城外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若作金陵城外報恩
寺有何意味此雖謔語可悟詩家三昧予因廣之云流
將春夢過杭州滿天梅雨是蘇州白日澹幽州黃雲盡
角見并州之類皆不可移易予二十年前在廣陵有句

云綠楊城郭是揚州好事者至取為圖畫若云白日澹
蘇州流將春夢過幽州有不捧腹絕倒者耶宋人謂五
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改六月便不佳亦此
意也

用生何首烏五錢青皮三錢陳皮二錢酒一碗河水一
碗煎至一碗溫服治瘡不論久近即愈

趙松雪跋韓滉五牛圖云此圖僕舊藏不知何時歸太
子書房子家周文矩莊子說劍圖售於周侍郎櫟園亮今亦入

內府矣書畫固能通神其遭逢亦自有時耳

道成而上藝成而下時代遷變其理一也六朝人畫多寫古聖賢列女及習禮彝器等圖此如漢儒注疏多詳于制度名物之類也宋元人畫專取氣韻此如宋儒傳義廢注疏而專言義理是也

予童子時嘗見繡梅花一幅上有絕句云無日詩中不說梅小牕臨水為花開東風一夜消魂思何處笛聲江上來情致最佳不知誰何作也

順治辛丑客金陵居秦淮丁翁邀笛步水閣見龔芝麓
宗伯題沈朗倩石屋秋柳絕句云刻露巉巖石骨愁
兩株風柳曳殘秋分明一段荒寒景今日鍾山古石頭
予援筆和云宮柳煙含六代愁絲絲畏見冶城秋無情
畫裏逢搖落一夜西風滿石頭袁荊州
于擇卷見之戲
曰忍俊不禁矣

予在揚州日通州布衣邵潛潛夫年八十餘無妻子僑
居如臯予適按部至縣邵以書來云苦門夫之役予抵

縣次日晨往訪之所居狹巷不容車騎予下車徒行入蓬門陋室卧榻與竈突相接所刻書板充棟出市酤留飲予為引滿數觴盡歡而罷邑令聞之即日免其徭役福清林古茂之亦八十餘數自金陵過訪每集諸名勝文宴紅橋平山堂之間予親為撰杖康熙甲辰除夕茂之以萬厯甲辰以來六十年詩屬予刪定不減數千篇皆曹能始鍾伯敬譚友夏諸前輩所鉛黃予為存其甲子以前風華近六朝者而刪其甲子後詩幾盡施愚山

閔章見之曰吾與林翁久游處非君選不知其本色乃如

是君之功林翁大矣高淳老布衣邢昉益貞五言學韋

蘇州風格甚高予至揚州昉前死已久予為祭酒時長

山李尚書孫

斯金

謁選得高淳令予以昉家事託之俾訪

其妻子明年李以書來云邢妻老尚無恙一弟為老諸

生一孫甚貧已辦二百金為買丞相圩腴田四十畝不

憂饔飧矣愚山與孟貞交最善代為謝予予與孟貞終

未識面其弟妻與孫亦不知予誰何也成都費密字此

度獻賊破蜀後流寓泰州人無知者予偶見其五言詩
曰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愛之賦詩云成都跛道士
萬里下峨岷虎口身曾拔螫蟲叢中有神大江流漢水孤
艇接殘春十字須千古何為失此人密見之遂來定交
南城陳允衡伯璣客金陵清羸善病以予故數來揚州選
錄國雅集予居之古文選樓頗料理之孫枝蔚孫豹人三原
人僑居揚州高不見之節予訪之先以詩云焦穫奇人
孫豹人新詩雅健出風塵王弘不見陶潛迹端木寧知

原憲貧遂為莫逆交泰州布衣吳

嘉紀

字賓賢居東陶苦

吟不交當世予見其所為五言清冷古澹雪夜被酒為

其詩序馳使三百里致之嘉紀大喜過望買舟至廣陵

謁謝遂定交黃州杜

濬

于皇客揚州嘗人日大雪無事

巾車造之論詩竟日樵蘇不爨茶話而已乙巳七夕予

赴京師諸君餞于禪智寺祖道賦詩于皇詩云記逢人

日雪造我吟窮愁豹人詩云欲問忘情老何名共命禽

因刻禪智錄別一卷誌一時窮交之誼今二十六年矣

予嘗于役淮陰雪夜泊壁杜湖作歲暮懷人絕句六十
首紙盡取公文牘尾紙雜書之皆滿詩中所及大半布
衣也

予嘗與袁昭令杜于皇諸名宿宴于紅橋予自為記作
詞三首所謂綠楊城郭是揚州是也昭令酒間作南曲
被之絲竹又嘗與林茂之孫豹人張祖望

綱孫

革修禊紅

橋予首倡冶春詩二十餘首一時名士皆屬和予既去
揚州過紅橋多見憶者遂為廣陵故事陳

維崧

其年云官

舫銀燈賦冶春廉夫才調更無倫玉山筵上顏唐甚意

氣公然籠罩人宗

元鼎

梅岑云休從白傳歌楊柳莫向劉

郎演竹枝五日東風十日雨江樓齊唱冶春詞此例甚

多丙寅丁卯間曲阜孔

尚任

東塘以瘡河至揚州題詩紅

橋云阮亭合向揚州住杜牧風流屬後生廿四橋頭添

酒社十三樓下說詩名曾維畫舫無閑柳再到紗牕祇

舊鶯等是竹西歌吹地煙花好句讓多情

予三至金陵庚子以鄉試分考至渡江日已曛黑東炬

登燕子磯題詩石壁翌日金陵競傳寫之和者甚衆辛丑以讞獄至作秦淮雜詩金陵遊記每讞事畢輒肩輿往烏龍潭靈谷瓦官諸寺城南高座長干諸古剎探幽訪古而公事未嘗廢也乙巳內遷禮部解部後客金陵凡前所未經歷者如牛首祖堂棲霞花山與方文爾止共遊馬補遊記數篇通集所作詩文為白門前後集汪琬鈍翁序之及乙丑祭告南海歸過金陵當時老友皆已淪沒惟倪梁雁園以翰林請假里居顧予舟中予感

賦一詩云往日秦淮水朱樓賦洞簫白頭故人盡重過
石城橋一夕即解纜渡江矣

順治庚子冬在揚州病起以公事渡江往毘陵與京口

別駕程

康莊

崑崙同遊金焦北固及鶴林招隱竹林寺海

岳菴諸名勝有過江集張吏部

九徵

公選序之云筆墨之

外自具性情登覽之餘別深懷抱知己之言也辛丑春

以例往松江謁直指次許墅間鄧尉梅花盛開遂輕舟

入太湖口自光福元墓留聖恩寺四宜堂賦詩數十篇

而返因自號漁洋山人有入吳集予自少癖好山水嘗
憶古人身到處莫放過之言故在揚州日于金陵京口
梁谿姑蘇諸名勝皆于簿書期會中不廢登臨而公事
亦無濡滯者吳梅村偉業師謂予在廣陵日了公事夜接
詞人以擬劉穆之予豈敢望古人若山水之癖則庶幾
近之耳寺中齋禱無事因憶舊遊畧述之以示兒輩

康熙壬子予以戶部郎中奉

命典四川鄉試所過名山如井陘霍山姑射中條雷首

太華少華終南太白雲棧嶠冢錦屏天柱岷山青城墓
頤凌雲峨嵋烏尤五峯塗山平都上高瞿唐三峽巫山
十二峯隆中峴首蘇門百泉諸勝舟車遙發迫于王程
或至或不至凡登望皆有詩為蜀道集又別為蜀道驛
程記四卷施愚山侍讀曹峨眉未祭酒徐東庭夜隱君
序之葉文敏訥菴題長句于卷首又以書抵予云蜀道
新詩每一篇具有二十分力量云

戶部郎中族姪祚興康熙丁未進士嘗知三水縣云文

太青光祿家婢皆能詩曾得其倡和一卷許貽予又貽
太青書扇一字畫甚奇怪詩是攜內登文昌閣有白云
酒杯好喚中黃老侍女都看萼綠華

門人張聯元鍾祥人言故興獻王陵極靈異流賊過承
天將發陵忽白日晝暝雷電霹靂交作震死數人賊駭
懼而止鼎革後有諸生某某飲于陵下醉為謔語歸即
死

門人靳治荆字熊封博雅嗜古言前浙江布政使蔣君

疏英之子國祥好刻古書嘗重刻荀悅袁宏兩漢紀陸
游馬令南唐書又欲刻王稱東都事畧亦一奇士

門人顧嗣立字俠君彙選元詩集自元好問迄張雨輩
起甲終癸凡百家與石門吳之振並舉宋詩鈔並行兩
朝之詩畧具二書矣其傳例倣虞山明列朝詩甚有雅
裁

曾見石敬瑭家廟碑是梁周翰撰周翰與楊文公億同
為翰林學士年已七十景德中答宰相待罪表不稱旨

上別令趙安仁撰且曰不可令周翰知恐其悔恨見金坡遺事

蔡州有吳元濟廟宋王質知蔡始毀之更建狄仁傑李愬祠狄道縣有董卓廟高適火之某處亦有盜跖黃巢廟劍州有鄧艾廟皆不可解

居易錄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居易錄卷五

六

詳校官侍讀_臣陳崇本

員外郎_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_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_臣方大川

謄錄監生_臣何茹連

欽定四庫全書

居易錄卷五

刑部尚書王士禎撰

甲子十月予自國子祭酒遷少詹事十一月奉

命祭告南海是冬大雪所過如嶧山雲龍龍眠灩岳黃
梅五祖九江匡廬南昌西山吉安青原贛州十八灘八
境臺梅嶺韶石大廟湏陽中宿羚羊諸峽灩濛龍頭影
彈子磯觀音岩越秀白雲西樵七星岩諸山皆與粵中
故人陳恭元孝梁佩蘭藥亭輩賦詩獨不及登羅浮啖新

荔為兩恨事耳歸渡彭蠡阻風南康與南豐湯先生

來賀

惕菴南康周太守

燦

星公孫徵君

枝蔚

豹人同遊廬山白

鹿洞棲賢寺望五老峯觀三峽玉淵諸名勝又自玉京

山至萬杉開先諸寺觀青玉峽瀑布欲由開先往歸宗

觀水簾以風便登舟不果至今耿耿于懷予詩所云譬

彼禽尚遊五嶽得其四是也既渡湖口歷石鐘大孤小

孤三山天門采石牛渚南眺姑孰之青山白紵橫望九

井約畧見之渡江至滁州逆旅即次遂冒雨遊琅邪山

醉翁豐樂二亭訪西澗度清流關及渡河取道曲阜謁
闕里林廟望泰山並徂徠入青石關以歸有南海集及
皇華紀聞若干卷南行志北歸志廣州遊覽小志各一
卷蜀道南海之行往返皆萬二千里而予且倦遊矣

予幼自乙酉丙戌間避兵長白即史記所稱副嶽也酉
陽雜俎記山中崔羅什沙彌二桃事其峯巒洞壑橫側
單複之奇槩未之及也乙未舉進士後丙申春始與邑
之諸名士載酒同遊凡柳菴上書堂醴泉寺諸勝皆至

馬刻長白遊詩一卷癸丑丁內艱以先祭酒府君命養
疴山中僅至柳菴生生菴唐李菴醴泉寺距昔遊已十
八年乙丑丁外艱丁卯往視內兄張隱君實賓公于山
中遂同至書堂柳菴葛洞未及醴泉而返距癸丑之遊
又十三年矣名山近在戶庭宦遊四方輒不得歸歸而
往遊動逾十稔中間惟丙申之遊最樂癸丑以先恭人
艱歸又值先兄考功之變丁卯以乞假歸省尋遇祭酒
府君大故豈復有山水之樂哉即此一山之遊今昔陵

谷之感不啻如右軍禊帖云云矣

康熙戊午春

詔三品已上大臣薦博學鴻詞以備顧問著作之選戶

部侍郎環溪魏公

象樞

過予邸舍問今人才誰可舉者予

荅曰公薦人與諸公稍不同諸公薦人文詞足矣公薦

人卽非文行兼者不可某交遊頗衆挂一則漏萬無已

寧舉一素不相識者以副下問之誼可乎聞睢州湯潛

菴斌者昔由翰林檢討外遷潼關道副使之任以一羸

載襖被在官數年疏水自甘去官之日襖被之外無增
益自嶺北罷歸從蘇門孫先生講學躬行實踐教授生
徒布衣徒步梁宋間學者師之斯其人歟言未竟魏改
容曰得之矣吾亦知其人聖賢之徒也明日遂疏薦之
御試授翰林侍講馴至大用

鄔陵梁

熙

哲次與予乙未同年進士榜下未相識戊戌

予觀政兵部寓居慈仁寺梁適自咸寧令減俸行取入
都亦寓寺中始與往還叩其所學最博尤深禪理長齋

却掃如退院僧自是定交莫逆以語劉公戡汪荅文諸
君曰梁君非俗士也諸君遂亦與定交梁已亥入臺為
雲南道御史今里居日讀佛書醫書其同門友王尚書
藻巡撫河南以書招之謝不往餽遺一無所受

韓閣學葵元少語予吳人張某者以術遊公卿間嘗許
繆侍講形念齋狀元及第繆丁未

廷對果第一吳中驚以為神門外車騎填委某亦自高
聲價累致千金韓貧士教授陋巷中不敢自往乃屬友

人代問之張厲聲曰此人來歲當死遑問功名乎如此
命吾不取一錢也韓聞之悵歎而已明年遊太學遂中
順天鄉試又明年癸丑會元狀元及第張遁去不知所
之

予幼入家塾肄業之暇卽私取文選唐詩雜誦之久之
學為五七字韻語先祖方伯府君先嚴祭酒府君知之
弗禁也時先長兄考功始為諸生嗜為詩見予詩甚喜

取劉頃陽

明相國
鴻訓父

先生所編唐詩宿中王孟常建王昌

齡劉春虛韋應物柳宗元數家詩使手鈔之十五歲有
詩一卷曰落箋堂初藁凡序而刻之未幾中辛卯鄉試
始與邑之諸名士定交數以詩相往還予贈人句云湘
東品第留金管江左風流續玉臺答句云野雁想潛窺
摹繪得其真者是也乙未中會試與海內聞人縞紵論
交交道始廣五月買舟歸里始棄帖括專攻詩故予詩
斷自丙申始丁酉秋倡秋柳社于明湖即大明湖亦名濯纓湖二
東名士如東武邱石海石清源柳燾公隆任城楊通聖

宜兄弟益都孫寶仲孺輩咸集予首倡四詩社中諸子

暨四方名流和者不減數百家戊戌

廷對不與館選以觀政畱京師始與長洲汪琬茗文南

海程則周量武進鄒祇訐士輩倡和為詩己亥再入都

謁選吏部汪程皆官都下又益以潁川劉體公戡鄆陵

梁熙曰緝是冬崑山葉方子吉海鹽彭孫駿孫皆來定

交相倡和庚子之官揚州揚州衣冠輻輳論交遍四方

又數之金陵姑蘇毘陵所至多文章之友從遊者亦衆

甲辰遷禮部與翰林李檢討天湘北兵部尚書陳檢討廷子

端左都御史臺中董御史文驥玉虬洎梁劉汪程輩切劘為詩

歌古文而合肥龔端毅公芝麓方為尚書為之職志已

酉奉使淮浦庚戌冬入都會考功兄再官吏部萊陽宋

按察琬玉叔嘉善曹講學爾子顧宣城施參議閏尚白

翰林院侍讀華亭沈副使荃貞蕤翰林院侍讀學士加皆集

京師與予兄弟暨李陳諸子為詩文之會居無何葉編

修方子吉翰林學士加禮部尚書諡文敏亦至壬子七月而予奉使入

蜀尋以內艱歸里考功兄以癸丑七月歿乙卯七月再

入都故人在者惟李陳葉三君皆官翰林彭亦時一至

焉

內閣學士魚
禮部侍郎

丙辰丁巳間商邱宋

榮

牧仲

巡撫江西
右副都御

史邵陽王

旦幼華

後官戶科
給事中

安邱曹

貞

升六

徽州府
同知曲

阜顏

光

修來

吏部考
功郎中

黃岡葉

封

井叔

工部
主事

德州田

雲

子

綸

巡撫貴州右
僉都御史

謝

重

千仞

刑部員
外郎

晉江丁

煒

雁水

湖廣
按察

使及門人江陰曹

禾

頌嘉

國子
祭酒

江都汪

懋

季用

刑部
主事皆

來談藝予為定十子詩刻之戊午正月予奉

旨改翰林侍讀庚申擢國子祭酒時李公為內閣學士
陳葉二公相繼為翰林掌院學士沈公為掌詹而施彭
及汪琬陳維崧諸君皆在翰林亦一時之盛也

魏侍郎

瑄

昭華壽光人嘗以御史巡按甘肅至一驛甚

荒閒驛丞言有怪異不可居魏強之稍令掃除命從行
吏役數十人宿門屏間而自據一榻于堂上枕劍而寢
時月色皎甚三更後樹葉驟響如雨久之聞東廡噂噉
似數十人偶語者俄見一人綠衣幘頭長尺許趨樹下

又有朱衣紫衣青衣數十輩繼之長皆尺許又久之衆
細語推讓移時倏見綠衣出趨至階下鞠躬而揖者三
復趨樹下朱衣紫衣輩以次趨上揖如前既畢魏大呼
從者衆聞人聲復急趨東廡寂然矣魏手劍命炬兵士
皆握刀從廡後跡之瓦礫縱橫蓬蒿蒙翳間無人跡至
堂偏一小室有人語聲切切然闢戶則積塵盈寸更無
所覩塵中有一印篆文曰巡按遼東不喻所謂候曉乃
行後歷官兵部督捕右侍郎以言事謫戍遼東云

魏少司馬赴遼東戍所未至奉天二三百里夜迷失道
東炬而行忽見道側有一人影模糊不甚可辨方遣問
而炬忽滅但聞暗中有人語曰本境土地迎候魏停車
問曰何以知吾至也答曰公貴人也又以直言譴故知
之魏曰若亦神祇寧知吾有生還之日乎曰有之第當
從後門入耳再詢之遂不答後竟卒戍所順治十八年
春

詔許歸葬其鄉

正白旗有老兵自言在遼東哨鹿忽見一狐突過逐之
飛上樹杪捷如鳥隼再射而墜諦視有兩翼蓋飛狐也
頃又見大蛇長數丈巨如甕其行如風伏而伺之蛇至
懸厓間下飲溪澗急殼弩中之則兩首並生焉

禮部宣讀官額某言在遼東日中天無雲忽見一物從
東來上鉅而下細頃之又有一物從北來鬬于空中久
之北者負而走雲霧涌起遂沒又在章江泊船有浴者
覺水中卧一物有鱗甲呼其徒共以巨絳繫之數十人力

盡不能舉乃禱之卽引出水面形如世所畫麒麟狀而
閉其目衆羅拜而復之俄霹靂作雷電晦冥飛騰而去
嘗戲論唐人詩王維佛語孟浩然菩薩語劉昫虛韋應
物祖師語柳宗元聲聞辟支語李白常建飛仙語杜甫
聖語陳子昂真靈語張九齡典午名士語岑參劍仙語
韓愈英雄語李賀才鬼語盧仝巫覡語李商隱韓偓兒
女語蘇軾有菩薩語有劍仙語有英雄語獨不能作佛
語聖語耳

古人一藝亦有家學翟伯壽籀史云李伯時父虛一喜藏法書名畫伯時自少好之遂悟古人用筆

宋人稱王文正公曰掌武掌武太尉之號籀史徐鉉古鉅銘條下又稱平章為辨章本尚書大傳曰辨章百姓史記又曰便章韓退之袁氏先廟碑用之

蜀道劍門驛路自明末寇亂久為榛莽予壬子歲入蜀由蒼溪閬中鹽亭潼川以達漢州率皆鳥道二十九年四月四川巡撫噶爾圖上疏自廣元縣迤南歷圓山等

十二站始達漢州計程八百二十里多崇山峻嶺盤折
難行查得劍門關舊路僅六百二十里臣乘農隙刊木
伐石搭橋造船以通行旅遂成坦途裁省驛馬六十八

匹歲省銀二千五十六兩

予丙子以祭告再入蜀
新路經牛首山亦首險

嘉興魯訢言杜工部詩年譜一卷謂甫生于先天元年壬
子卒于大歷五年庚戌趙子櫟杜年譜一卷謂生于開

元元年癸丑

作二年非

沒于大歷六年辛亥先是呂汲公始

創為年譜訢書成于紹興癸酉譜說蓋沿汲公之舊而

趙則謂汲公之譜生歿所值紀年與紀年所值甲子皆有一歲之差近松陵朱鶴齡之譜獨遵呂說

草堂詩話二卷凡二百餘條建安蔡夢弼集錢氏刺取增入僅二十條而已

文苑英華辨證十卷宋嘉泰中廬陵鄉貢進士彭叔夏撰一卷曰用字用韻事證二卷曰事誤事疑人名三卷曰人名官爵四卷曰郡縣年月五卷曰年月名氏六卷曰題目門類脫文七卷曰脫文同異八卷曰離合避諱

異域鳥獸草木九卷十卷雜錄援據經史最為閎博自
序云叔夏嘗聞太師益公之言曰校書之法實事是正
多聞闕疑叔夏年十二三時手鈔太祖皇帝實錄其間
云興衰治亂之源闕一字意是治亂後得善本乃是治
忽三折肱為良醫信知書不可以意輕改文苑英華一
千卷字畫魚魯篇次混淆比他書尤甚曩經孝宗皇帝
乙覽付之御前校勘官轉失其真公既退老邱園命以
校讐書見淺聞寧免謬誤然考訂商榷用工為多散

在本文覽者難徧乃薈粹其說以類而分小小異同在所弗錄勒成十卷名曰英華辨證云爾

宋黃鶴山人翟耆年伯壽公異參政子能清言工篆及八分巾服為唐裝所著攜史上下卷佚其下卷曹秋岳侍郎倦圃藏書也上卷所載徽宗宣和博古圖三十

卷徽宗祀園丘方澤太廟明堂禮器窵識三卷徽宗政和四年夏祭方澤禮器窵識一卷比干墓銅槃記周穆王東巡題名一卷周宣王吉日癸巳碑一卷石鼓文一

卷先聖篆延陵季子墓碑一卷徐鉉古鉉銘碑一卷皇祐

三館古器圖胡俛古器圖李伯時考古圖五卷李伯時

周鑒圖一卷呂與叔考古圖二十卷劉原父先秦古器

圖碑一卷周秦古器銘碑一卷米氏史章訓古一卷趙

明誠古器物銘碑十五卷

即金石錄

晏氏鼎彝譜一卷

存今下

卷安州古器圖一卷趙九成呂氏考古圖釋石公弼維

揚燕衍堂古器銘一卷黃氏古器竅字一卷廣川董氏

古文集類十卷趙氏獲古菴記一卷洛陽安氏牧敦圖一

卷越州刻漏銘一卷梓州堆爨記一卷青州古器古玉圖一卷嚴真觀古器圖一卷蔡氏古器竅識三卷蔡氏考古錄十五卷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竅識法帖二十卷翟氏三代鐘鼎竅識三卷此書足資博古好事家考證惜佚下卷不免遺憾聊詳其目錄于此以俟訪求

籀史云晏溥字慧開丞相元獻公之孫叔原之子豪傑不羈之士也好古文邃於籀學作晏氏鼎彝譜一卷載所親見三代鼎彝及器竅靖康初官河北散家財募兵

扞賊與妻玉牒趙氏戎服率義士力戰而死元獻可謂有後矣

籀史云唐張從申曰夫子篆季子之墓凡十字歷代綿遠其文殘缺開元中元宗使殷仲堪摸搨其本按仲堪姓名誤當作仲容仲容文禮子則天時官祕書丞善花鳥妙得其真

殉義諸臣考不著撰人姓名于西北殊草草如先世父

侍御公

字百斯崇禎戊辰進士湖廣道御史

家居以甲申五月同妻于孺

人子廩生

和士

闕門自縊死甚烈而此書竟遺之從祖保定府

同知復

與子萬厯士子舉人

與變

同死孔兵之難特贈光

祿少卿則錄其子而遺其父以此推之闕畧多矣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臣孔毓埏謹奏為述聖未有專

廟懇

敕鼎建以隆祀典事伏念臣祖述聖子思子乃至聖之

嫡孫家學淵源授受最真且從學於曾子傳道於孟子

晚年作中庸一書極天人性命之精微與大學論孟並

垂學宮其功較諸賢尤稱最著至宋大觀二年始從祀
孔子廟端平二年升入十哲咸熙三年又升入四配在
顏曾孟三賢之列蓋其道德相同則其食報不可或異
今顏曾孟三賢自孔廟配享之外又各有

敕建專廟故錄其子孫世為五經博士主奉祀事今臣
亦蒙

聖恩備員博士而臣祖子思子未有專廟每至春秋丁
期俎豆闕如備查顏曾孟三廟之制皆前有殿後有寢

列及門之賢於廊廡又別立祀宇並祀三賢之父若母
今子思子既無專廟而其父伯魚以大聖為父以大賢
為子乃不得如顏路曾點孟孫者享一日堂上之尊其
母與夫人亦不得各備寢位之榮卽門人如孟子者亦
不得侍坐于師側曠古缺典未有如斯之甚者也幸遇
我

皇上重道崇儒研精經傳以治術而闡心法以君道而
行師教凡前代未舉之典靡不燦然明備其於魯之周

公廟鄒之孟子廟及先儒書院等處既皆修葺一新並
賜敕撰碑文及

御書扁額近又蒙

特發帑金庀材儲料重修臣始祖先師孔子廟伏考歷
代帝王加意聖門隆恩厚賚如我

皇上今日者實所罕覩今臣祖子思子未有專廟是數
千年之闕畧畱待今日伏乞

皇上垂念子思傳道之功准照顏曾孟三賢祀典許其一

體設立專廟其廟基即在闕里孔廟西北之隅臣衙署之左與顏廟相為輔翼至于建造之資臣不敢再望

內帑亦不敢重煩有司祇用孔廟之殘材餘料其不足者臣自行設處積年累歲漸就規模以為臣奉祀獻爵之地但望

皇上恩比周公孟子兩廟及先儒書院之例亦

賜敕撰碑文

御書扁額以照耀四海垂示來茲則述聖之道德彌光

而萬世之祀典攸賴矣下禮部議得

旨允行

段龔目漢中人也善星相胡尚書

龔

允大官漢羌道會

蜀亂令卜休咎段曰公貴人也官必至尚書然目下有
大厄但須守正俟命脫有憂患某當身任索饘雖危无
咎他日富貴毋相忘耳未幾僞將軍王屏藩陷漢中誘
胡使降不屈屏藩怒繫之獄將寘極刑段左右之時慰
藉曰公必不死賊數行盡是公出坎之日無憂也已而

奮威將軍王

進寶

進兵漢中屏藩縊死胡復任尋內遷大

理少卿連擢副都御史吏部侍郎遂進刑部尚書

長山李戶部

斯佐

前大司寇五絃

化熙

之孫也庚午夏以茂

州知州入為員外郎言奮威將軍王

進寶

武關之戰身先

士卒所向無前轉戰直抵保寧王屏藩縊死其麾下大

將尚數十人已約降猶據城觀望

進寶

免胄却甲盡屏左

右單騎馳入大呼曰我仁義將軍也降者待以不死賊

將卒皆羅拜歸命乃直入偽帥府解屏藩之懸而哭之

賊大喜過望遂定閭中漢羌川蜀稱

進實

為仁義將軍故

賊聞之皆悅服云

宋道人者長治人少孤為人牧羊霍山中一日失羊羣
牧皆徬徨無所措宋年十三獨入深山求之行二日見
一老僧瞑坐石窟中四無人跡僧面生黃毛長寸許
心知有異跪陳其故老僧張目曰爾羊固在須中秋可
得今且歸矣宋出告羣牧及期約伴結束以往果得羊
又溢四五百頭尋老僧已不見衆議粥其溢者得百金既

而分金不平遂聞之官官盡歸其金于宋其徒王姓者
心利其貲故為好語致宋于家陽為權子母夜令婦入
室而已踵其後誣以姦而逐之宋失貲無所依乃復入
山行久之見一茅菴別有一老僧居之泣拜告以故請
畱執樵采久之乃許老僧不甚食厨中所有唯燕麥芋
魁食之遂不饑居五載僧遣之宋願畱侍不行僧顧曰
子愿謹奈鈍根何視壁上畫古大夫五一正面一側面
一背面二人偶坐其傍曰子但日目此骨節寸寸皆須

畱意宋茫然不解所謂第日坐卧其下夜夢二人自壁
下指示銅人穴道脉絡甚悉宋忽豁然有省一日僧遠
出畱宋居守則虎狼蹄跡交錯于菴之前後越七日僧
歸謂宋曰山中檀越家邀我誦經汝當隨往比行及牛
途又謂曰汝且止此聞木魚聲乃來迎我遂徑去宋候
移晷饑甚輒躡踪往道阻一河河上有翁嫗視二童子
汲者叩師所往曰此處無人居安得延僧誦經者不得
已渡河而前峭壁挿天更無蹊徑條聞木魚聲在北山

上馳赴之又聞聲在南山顧視日已晡有虎百十餘咆
哮而至急趨投翁嫗所木柵石室亦有雞犬翁出叱之
羣虎皆弭耳去招宋畱宿啖以燕麥粥味爽睡覺則身
卧磐石上屋柵皆不見驚愕久之遵舊路欲返菴中道
逢婦人井汲而絡其臂問之則跌傷折骨宋審其穴脉
試按摩之應手而愈延過其家飲食之因畱卜居焉自
是為人按摩卽骨已破碎無弗愈者久之娶妻生子巡
撫都御史圖克雅重之欲為其子納粟太學不受亦不

受人一錢今在福山王尚書第年七十三矣

萊蕪張

四教

字芹沚順治丙戌進士以部郎居京師買一

婢年十四姿首甚麗詢其家世曰東鄉艾氏女也適遷
山西提學因納之攜行至一驛晚步驛圃中有雉起草
間感之而孕到官十月張以公事將往他郡妾泣告曰
弱質託體君子今將娩矣君事畢當速歸冀可相見張
慰之而去去數日妾生一子而歿預畱書與張訣詞極
哀艷多非人世語又自畫小像一幀畱奩箱中張歸見

之惋歎而已自是夜必見夢休咎皆預告又時時來自乳其子張懸像別室食必親薦一日羹汙其上夜夢妄怒詰曰奈何汙我旦視之畫已失張悵快彌日致畫師數輩為言姿態曲折髣髴追寫卒不肖偶謁巡撫中丞見屏風畫美人絕肖屢目之中丞曰頗愛此乎張因自言其故中丞即輟贈焉攜歸食真如常見夢亦如昔矣常語張君不利宦途稍遷即宜為退休計及秩滿遷榆林道參議遂罷歸李中丞奉倩說

周中丞石公說山陰高臺字清江嘉靖癸丑進士官監
司負知人鑒其甥蕭山進士某甫襁褓撫之曰異日科
名當如老夫以己癸丑會魁小印付之後果中萬曆癸
丑會魁

故事都察院體統嚴重時臺儀兩京府尹三年考察
見堂候堂班退司務廳報官銜由階升堂至簷下一跪
三揖兩京府丞離簷一二尺行禮今府尹不復臺參遇
京察府丞在吏部堂行一跪禮往往恥之唐制京兆尹

臺參韓愈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李紳為
御史中丞劾奏之明之臺儀蓋沿唐制

淄川令李

振

鞏昌人為諸生時與友人讀書山寺一日

春雨驟晴衆方講肄佛殿上忽聞空中似有物墜于地
旋見有鳥喙鳥爪而翼者如世所畫雷公狀入殿仰視
攫幡幢者再遂飛而出霹靂一聲已失所在孫光祿

寶仍

說

擬兩漢詔誥二卷元進士王充耘與耕撰訓詞爾雅有

漢人風

寧極先生詩四卷元吳人陳深子微著殊淺劣深生宋末天曆中奎章閣以能書薦不赴有讀易詩春秋諸編集中濟南趙君成南使羈留三紀得還其猶子求詩一絕云三十六回秋月明年年望斷雁南征蘇郎白首還鄉去愧殺當時李少卿趙不詳何許人錄之以備吾郡故事子卿稱蘇郎頗似杜撰

趙松雪管夫人手寫璇璣圖詩五色相間筆法工絕後

跋云蘇蕙字若蘭陳留令武功蘇道質第三女也年十六歲歸扶風竇滔甚敬愛之苻堅寇襄陽以滔為安南將軍留鎮襄陽攜寵姬趙陽臺往蘇氏怨之不肯與俱而滔竟與斷音問後蘇氏悔恨因織為迴文錦以寄滔滔覽之感其意於是迎蘇氏來襄而歸陽臺於關中思好愈篤焉按蘇氏織錦迴文縱廣八寸許計八百餘言形如璇璣理難盡識起宗道人分圖拆類獨得其旨附錄其右天水管道昇後有仇英補圖亦工

嶺南貝吉多樹無根可活昔在廣州劉都督顯芳招飲署
中堂後有此樹予戲折一枝手植寓館時方雨一昔鬱
茂因署數字楮間以紀歲月系詩云貝葉無根插短籬
一宵春雨發華滋他年誰續羊城志記取漁洋手種時
今南海集不載追記於此

順治乙未春予上公車次北新城之高橋憩僧寺有崔
泌之草書一詩云象王應不隨狐隊玉鼓從教展鐵旗
發化終歸猛利漢姚江滴滴到蓮池崔河南人官止知

縣明末殉節

四皓園公當作圜公見黃長睿東觀餘論以商於漢石刻為據佛圖澄濕姓見封演聞見記

宋楊億錢惟演劉筠西崑酬唱集凡五七言律詩二百四十七首屬和者十五人有楊文公自序和者翰林學士李宗諤戶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維著作佐郎直史館陳越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劉隲樞密直學士丁謂駕部員外郎直秘閣刁衍太常丞直集賢院任隨樞密

直學士張詠恩州刺史錢惟濟職方員外郎祕閣校理
監舒州靈仙觀舒雅翰林學士晁迥左司諫直史館崔遵
度右諫議大夫薛映闕東已上止十四人平厓英雄道院禪
寂以及鶴相皆倣此體然皆不逮三公之神到也

何遜詩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佳句也杜甫偷其語
止改四字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便有傖氣論者
乃謂青出于藍瞽人道黑白聾者辨宮徵可笑也

陳說巖總憲說蔚州魏敏果公象初無子或教以空心

日服建蓮子遂生子李副憲奉倩有子十一人云亦服此方有驗

空巾木通連白葱鬚各三寸半酒半水煎服治疝頗效

唐天寶中有趙生者其先以文學顯兄弟四人俱以進士明經入仕獨生性魯鈍雖讀書然不能分句詳義由是年壯尚不得為郡貢一日棄家遁去隱晉陽山葺茅為舍生有書百餘篇笈而至山中晝習夜思不憚勞苦厥後旬餘有翁衣褐來造之謂生曰子居深山中讀古

人書豈有志於祿仕乎雖然學愈久而卒不能分句詳義何蔽滯之甚耶生謝曰僕不敏自度老且無用故居深山讀書自悅雖不能達其精微然必欲終於志業不辱先人又何及於祿仕乎翁曰吾子志趣甚堅老夫雖無所能誠有補於君幸一訪我耳因徵其所止翁曰吾段氏家於山西大木之下言竟忽亡所見生怪之徑往山西尋其跡果有楸樹蕃茂生曰豈非段氏乎因持鋪發其下得人參長尺餘甚肖所遇翁之形生曰吾聞人

參能為怪者又可愈疾遂淪而食之自是明悟所覽書

自能窮奧後歲餘明經及第

宣室志

居易錄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居易錄卷六

刑部尚書王士禎撰

宋雲林子黃伯思長睿東觀餘論上下卷秀水項氏較
刻大字本彷彿宋槧後附李忠定公撰墓誌銘末有子
訥紹興丁卯後序嘉定中樓攻媿序訥云紹興初寓居
福唐以先人祕閣學士校定杜子美集二十二卷槧本
流傳忠定稱其有東觀文集一百卷又序其校定杜工
部集云武陽黃長睿父博雅好古尤篤喜工部詩用東

坡之說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粲然可觀自開元全盛之時迄于至德大厯干戈亂離之際詩凡千四百四十餘篇長睿父官洛下與名士大夫遊又得逸詩數十篇參于卷中及在祕閣得御府定本校讐益號精密非世所行者比忠定此序作于紹興六年丙辰距長睿之歿十有七年雲林博雅擅宋代編校必精今其書不知尚傳否朱鶴齡注杜詩極駁梁權道魯言黃鶴之徒而

獨取樊晃吳若本即無一字及長睿當是未覩其書吳
若本自序雜引樊晃開運二年官書王介甫宋景文黃
魯直陳無已晃以道諸家亦無一語及長睿按若序作
于紹興三年而長睿書刊于紹興六年則未見此書明
矣唯胡仔所見八本有長睿校定杜工部集記之俟訪
于藏書者

李戶部說我眉絕頂最高俯視全蜀諸山皆如邱垤
其稍足比肩者南唯瓦屋山北唯岷山耳

雲南產黃果似海棠果而稍大香如佛手甘脆如梨
多津液蜀中多黃果樹而不結實其皮類川槿亦能愈
癰疑非一種

李戶部說江源出松潘北蠻境中地名白馬路岷山在
茂州南僅三里居江之東茂州北至疊溪所一百二十
里疊溪西北至平番一百里平番西北至松潘衛一百
里松潘東北至古松州今漳臘營四十里江源出漳臘
東北境外一百里計至岷山已將五百里矣江水過松

潘始成巨流至疊溪已下始以繩橋渡

即等橋也

或用溜索至

灌口已下始通舟楫水經注引益州記大江泉源始發
羊膊嶺下緣崖散漫殆未濫觴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
嶺歷天彭闕則白馬又羊膊下流而非發源之處矣江
源志云岷江發源臨洮之木塔山由甘松嶺八百里至
漳臘其水漸大復經鐮刀灣達松潘疊溪經茂州南至
威汶入灌口范成大云江水自西戎中來由岷山出會
于都江世云江出岷山者自中國所見言之也古云岷

山之陽江出其腹亦未詳矣

郫縣郫筒酒亂後失傳惟縣衙之東郫泉二井尚存一井圓一井如半月形水極清寒有亭覆其上曰郫筒亭郫縣地暖惟此亭盛夏入必挾纊

又云自灌至郫自郫達成都西門甬道相屬百餘里皆石為之上皆雕鐫花卉翎毛窮極工巧即此一端蜀中當日極盛風物可以想見

在都察院署見山西巡撫揭有狐姓者周中丞石公因

言為大理少卿時書更有獨姓者蓋令狐獨孤覆姓之
裔省其一字相沿既久遂昧所自耳

高淳縣丹陽湖之南花山有白牡丹歲開不過五枝七
枝香聞十餘里散生石罅中移山下人家輒不活山南
有孔家村孔氏聚族于此每山上花時村中異香彌月
不散

青城山臨江有三十二峯峯不甚高而奇秀特甚自此
入山非累月不能窮其勝山中常有百餘歲人獻賊據

全蜀時亦未深入也茅亭客話云青城仙人多因蠶市至成都施藥濟人

宋人小說謂唐制宮殿前雜植花柳本朝則植松柏明代及

國朝皆無之梁修仁作大明宮植白楊于庭曰此木易成數年可庇契苾何力誦古詩曰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乃驚悟更植以桐白楊塚墓間物而植諸宮殿之間何其諄耶

今福建曰閩始自秦立閩中郡然周禮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司隸帥四翟之隸曰蠻閩夷貉說文南方蠻閩從虫北方狄從犬東方貉從豸西方羌從羊則閩又南方之通稱如羌蠻之類耳

戊午

上幸內閣偶問三老五更之義倉卒奏對皆未詳晰今大司馬李公容齋時為學士以老人更知三德五事為對本鄭康成說也按小學紺珠引月令章句云三老國

老也五更庶老也盧植禮記注三公老者為三老鄉大夫老者為五更漢官儀三公一人為三老次卿一人為五更

萬厯間學士多撰偽書以欺世如天祿閣外史之類人多知之今類書中所刻唐韓鄂歲華紀麗乃海鹽胡震亨孝轅所造於陵子其友姚士粦叔祥作也然李太常中麓云韓熙載撰歲華紀麗豈另有一書耶姚有後梁春秋如干卷惜未見

隋韋世康與子弟書云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
有疾便辭與老氏知止知足之言伏波可貧可賤之訓
可以互觀

馮大木舍人言朱方旦之妻本狐也衣襦履襪之屬皆
以紅為之方旦挾妖術遊公卿間或奇中皆其婦出神
來告後方旦羽翼既衆潛謀欲奪龍虎山張天師所居
一日張之祖道陵降神于其徒曰妖狐謀不利于我已
殛之矣朱婦果震死自其婦死朱懵無所知有司捕之

亦無先兆及獄成將赴西市猶求人卜筮吉凶楚人皆笑之

周中丞說明萬厯中浙江某提學試士于鄞謁

聖廟畢坐明倫堂顧階砌古槐蔭極濃鬱出一聯令諸生屬對云綠槐夾砌午陰匝地掃難開楊崑阜庶子應聲對曰紅杏出牆春色滿園關不住提學擊節歎曰子必狀元及第已果中甲辰會狀兩元楊公諱守勤先祖方伯同年友也

米海嶽研山是南唐寶石其圖及得失始末具陶南村
輟耕錄第六卷中初為寶晉齋物薛紹彭易之元章詩
云研山不復見哦詩徒歎息唯有玉蟾蜍向予頻淚滴
因筆想為之圖元梅花道人吳仲圭又畫硯山圖癸辛
雜識云米氏研山後歸宣和御府流落台州戴氏家此
石今在朱竹垞太史所謂華蓋峯月巖翠巒方壇玉
筍上洞下洞下洞通上洞龍池諸勝宛然皆具有寶晉齋
三篆字及襄陽米氏世珍印

總河兵部侍郎王新命疏言禹王古河自盱眙聖人山
歷黑林橋桐城鎮楊村天長縣以連六合之八百橋各
有河形溪澗山岡不等若開引入江則天長楊村桐城
各汊澗大水發時可不入高邵諸湖湖水不致泛溢而
下河之水可減至古河之口見與淮水不相通流必建
立閘座水小則閉閘以濟漕水漲則開閘以洩水庶淮
水洶湧之勢可殺高堰減水壩即不便遽塞而水亦可
少減是古河所減者乃於淮水暴漲之時而非時常分

洩淮河之水似無不可以敵黃至天長楊村桐城挑河入江之後若入湖舊河一帶居民用水灌田或建閘或建壩再行酌議等因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得古河口議建之閘計不過二丈有餘所開河道之寬計亦不過數丈以二丈餘之閘二百餘里紆迴之河道一時豈能洩淮水暴漲之勢若遇淮河泛漲之時恐不能容反致冲決且減洩淮水又恐淮弱不能敵黃況今黃運兩河并無遲碍其開浚禹王古河之處應無庸議奉

自古河是否必可開濬開後有無裨益河道民生著該督撫等再行確議具奏按李翱來南錄自淮沿流至于高郵乃汴至于江沈括以為淮泗固常入江此乃禹之舊蹟也熙寧中曾遣使按圖求之故道宛然

國制每歲五月

臨幸南海子觀八旗走馬

上御晾鷹臺自六十里外萬騎爭馳齊至臺下以先至者為最賞內府綵緞至數十疋已下賞各有差其最者

量畱天廡齊馬力也

四月某日啓

奏九卿等集後左門侍衛傳示

上用食單每日止肉九斤米三升他物稱是

上之儉德如此

輟耕錄云內監察御史署銜無御史臺三字此元制也
自明迄

本朝亦然止稱某道監察御史不署都察院字惟滿洲漢軍

監察御史署銜都察院以初入臺不分道故也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亦然今坊局惟滿洲官列銜有詹事府字而不兼翰林官故事河南道京畿道及十三道監察御史差如內而掌道巡城巡視十庫稽察六部光祿錢局登聞鼓院外而巡按巡鹽學政茶馬之類皆具

題請

旨今十庫巡按巡倉茶馬學政諸差俱停止而掌道稽察部寺亦不具題視舊制稍異矣近翰林修撰以下史

官赴補者亦不具題

嘗疑神農嘗百草日數十死不識以何解之讀元人白湛
淵演雅有云草食押不蘆雖死元不死未見滌腸人先
聞棄簣子注言漠北有草名押不蘆食其汁立死然以
他藥解之即蘇葵辛雜識云回回國之西數千里產一
物極毒名押不蘆全類人形若人參之狀李肇國史補
云南方有鵠之地必有犀牛有水弩之處必有鸚鵡及
生可療之草物固有相制者如此但神農何以預知而

預儲之耶

天津河豚最多然惟吳人嗜之惟其毒者亦不少予所

見葉文敏

方陳太史維嵒

皆以食此致病陳頭目悉腫至

不可辨識昔人云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乃文人學士
知而故蹈之不可解也陶九成錄方或龍腦浸水或至
寶丹或橄欖皆可解又槐花微炒與乾臘脂各等分搗
粉水調灌即效

輟耕錄載陳居中畫唐崔麗人圖有延祐庚申春二月

壁水見士思容跋不知為何人按益都于欽字思容
元中書兵部侍郎嘗著齊乘六卷此必于公耳

自明改元行中書省為十三布政司

國朝因之為十四

南直隸
改江南

而相沿猶稱某某省者非也三

代以後秦并天下置四十郡兩漢為十三部唐初為十
道開元分為十五道宋初為十五路熙寧分為二十三
路元為十二省中書省外嶺北遼陽等處各置行中書
省凡十有一明廢中書省行中書省南北兩直隸外置

布政司者凡十有三故自明及今止當稱布政司而不當稱省其相沿舊稱至形于奏牘文章皆習而不察也至河南京畿等道則尚沿唐稱

洛陽名園記濟南李格非文叔謨易安之父也家今章邱縣北之臨濟記有紹興中張琰德和序首曰山東李文叔又曰女適趙相挺之子亦能詩上趙相救其父云何況人間父子情識者哀之云云而常熟毛氏刊本乃訛作華州李廌謨廌字方叔乃蘇門六君子之一且陽翟

產非華州又訛之訛也同時李端叔之儀著姑溪集趙
郡人以草范忠宣公遺表為蔡京所惡編管太平州亦
文忠客也

真靈位業圖世傳陶貞白所造然荒唐謬悠可笑其云
長史虞翻字長翔武昌人庾亮江州引為上佐不就此
似別一虞翻非吳之仲翔矣抑誤記時代耶至以夫子
為太極上真公顏子為明晨侍郎帝舜以服九轉神丹
入九疑山得道夏禹受鍾山真人靈寶九跡法治水周

公為西明公召公為南明公武王為鬼官北斗君又皆
附會吾儒以自重如釋氏以至聖先師為儒童菩薩之
類尤可恨也弇州固常駁其非通明作然何物道流敢
于舞文侮聖如此當墮泥犁地獄或是林靈素劉煉一
輩所造作耳

玉堂雜記載孝宗和史相浩錫宴澄碧殿詩云朕膺天
下肥至樂無易此此其所以為孝宗也歟

今京朝官

命下即有朝兵及內閣人役次及吏部吏科等役以寸
紙絡繹來報例有賞給周益公玉堂雜記云凡除拜加
恩官既宣麻院吏私錄走報希覬贈遺蓋古已有之

翰林最重前輩凡隔七科或官至掌坊

春坊庶子

其初入院

庶吉士終身稱晚生不改雖至大拜亦然故事六部尚
書途遇內閣亦落轎唯冢宰則落半轎門生拜相途遇
師長則彼此皆落轎候師長先起行後門生乃起故往
往相避而行

舊例少詹缺以翰林讀講學士國子祭酒陞補庶子則陞讀講學士祭酒然品級考又有三項官同論俸一條康熙二十九年三月予以少詹陞左副都御史翰詹議官以左春坊庶子徐浩軒潮名移送吏部遂陞少詹兼侍讀學士蓋徐掌坊久故現任兩項官較俸皆在其後亦僅見也

宋翰林學士院玉堂二字太宗嘗書以賜蘇易簡高宗亦書以賜周麟之

老學菴筆記嘉興間人滋自云作門客牙充書籍行近
日新安孫布衣默字無言居廣陵貧而好客四方名士
至者必徒步訪之嘗告予欲渡江往海鹽詢以有底急
則云欲訪彭十美門索其新詞與予泊鄒程村作合刻
為三家耳陳其年維崧贈以詩曰秦七黃九自佳耳此
事何與卿饑寒指此也人戲目之為名士牙行吳門袁
駿字重其亦有此名康熙乙巳曾渡江訪予于廣陵

翰林故事以資為序而不論官其有從外衙門入者亦

不與同年先為庶常者叙同資如明李崇禎間劉公正宗薛公所蘊以推官考選入為翰林編檢等官即不叙戊辰同資是其例也

本朝故禮部尚書王文貞公崇簡崇禎癸未成進士館選不與迨順治二年以翰林乏才始由候銓中行政館職以在丙戌科館選之前故仍叙癸未資後然名刺亦如後輩之禮惟左都御史郭公琇由太常卿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未幾遷吏部侍郎仍兼翰林學士獨不

與諸翰林叙資又故事翰林吏部官揖尚右謂之南禮
科道官揖尚左謂之北禮郭魯官御史及為學士遇翰
林官只行北禮

自明至

國朝士大夫相沿稱閣臣不舉其姓但稱其本貫郡縣
如李文勤公爵祇曰高陽是也尚書已下即不然唯順
治末少宰胡宛委先生兆龍方為內閣學士被

眷遇最渥士大夫稱為山陰非故事也唐之中葉稱宰

相但舉其長安邸所居坊里之名又與今異蓋一時風尚云

粵東英石貴重于世予過英德縣令陸君遺數石皆下材也陸務觀云英石出鍾山之靈泉其佳者溫潤蒼翠扣之如金玉又在廣州僧舍見黃石高可數尺色如蒸栗溫然如玉具峯巒洞壑之形云出端州之七星巖亦奇物也而世罕知之今士大夫尤貴閩中壽山石五色爛然用刻印章極妙其價幾與凍石相埒然無巨者吾

鄉章邱長白山中壬戌癸亥間忽發一洞出怪石無數
有天然峯巒巧逾斧鑿置之盆池經雨則青翠欲滴人
競取之近亦難覲矣

宋南渡都臨安百司皆稱行在某司示不忘東都也明
太宗移都北京官司亦稱行在至宣宗時始去行在字
已未已後並開諸館如

太祖

太宗兩朝實錄

三朝寶訓政治典訓一統志平定三逆方畧玉牒

大清會典賦役全書律例及明史之屬率以大學士尚書學士為總裁庚午三月開館纂修

三朝正史則以首揆為監修總裁諸滿漢閣臣為總裁而尚書侍郎學士皆為副總裁予以副都御史與焉署中餐錢月五金館中三倍

唐崔國輔詩松雨時復滴寺門清且涼語最妙宋初潘閬詩夜涼疑有雨院靜若無僧亦佳然不免作意五代

盧延遜山寺詩兩三條電欲為雨四五箇星猶在天
延遜好為俚語此一聯乃差有致予門人崔華有句云一
寺千松內飛泉屋上行又宿山寺云此中枕簟客初到

夜半梧桐風起時不減古人

延遜一聯元文宗
早行詩勦取之

宋人婚姻多不在鄉里君子小人亦各從其類略舉一
二如李文靖蔡文忠為婚姻富文忠為晏元獻壻歐陽
文忠為薛簡肅壻滕章敏為范文正甥黃文節為孫尚
書莘老壻劉斯立為王定國壻是也又若蔡卞之壻于

安石鄭居中秦檜之壻于王珪亦其著者薰蕕不同器
信然

唐女仙吳彩鸞于洪州紫極宮寫唐韻今有寫韻軒人
盡知之又于安福福聖院寫法苑珠林百二十軸人罕
知者予既筆諸皇華紀聞第二卷中又蜀導江縣迎祥
寺有彩鸞寫佛本行經六十卷多闕唐諱陸放翁猶及
見之

唐宋辟舉立科至數十其最可笑者道侔伊呂科是也

然當時以曲江公應竟不愧其名爾時有司可謂具眼矣又有高蹈邱園科許人自投狀亦可笑

都察院漢曰御史臺亦曰蘭臺憲臺後魏已來謂之南臺唐人謂御史在長安者西臺言其雄劇以別東都分司宋以洛陽為西京置御史臺亦號西臺世稱李建中為李西臺以此與唐則名同而實異明初亦設御史臺洪武十三年始改都察院其後遷都北平北京南京皆置都察院稱北臺南臺通謂之西臺今亦稱西臺蓋以

院署在禁城之西耳又與唐宋異王明清云唐高宗改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文昌臺故御史臺為南臺武后時亦謂之左臺右臺則憲臺未嘗有東臺西臺之稱

元時三臺公文所書臺字並從士從口不作其字頭若然則偽文也見輟耕錄

宋道君時林靈素賜官侍晨恩數視執政然終未如明世宗時邵陶二真人官至禮部尚書死皆得四字謚者

也予遊廣州光孝寺寺有偽漢劉鋹時鐵塔塔週遭鑄刻僧名十餘輩列銜悉工部尚書其無道至此

工部尚書湯潛菴

試

以天啓丁卯生康熙丁卯其門人

王給事紳公垂以艱歸睢州先生臨別慘然執其手曰
吾祖吾父卒年皆六十一今吾年適如之子歸矣不知
能復相見否果以是歲卒于位

今都察院乃明之通政司廳事題名碑猶在予官祭酒
曾板刻國子監兩廂題名欲購石刊碑會遷詹事不果

頃亦語總憲陳公當遷舊碑于通政司而別刻都察院題名碑不知將來得遂否

異苑載南宋元嘉中太原王徽之字伯猷為交州太守此又一王徽之

五金之屬銅器最壽最貴重至銀器則初不聞之唯元

朱碧山鍛銀器有名孫侍郎

承澤

北海宋按察

琬

荔裳皆

藏銀槎一上有仙人款曰朱碧山製康熙辛亥壬子間

予兄弟與荔裳在京師同施侍讀閔章愚山沈文恪荃

繹堂輩為詩社酒次嘗出此槎勸酬因屬賦皆詠張騫
事予亦云窮源過大夏鑿空取通侯云云蓋本宗懔荆楚
歲時記之說然其仙人羽衣幅巾似取太乙仙人蓮葉
舟之意又拾遺記堯時有巨槎浮四海十二月周天名
貫月槎挂星槎羽仙棲息其上當詠此事為合

癸辛雜誌云節序交賀之禮不親至者每以東刺僉名

于上使一僕遍投之司馬公自在臺閣時不送門狀

即名刺

曰不誠之事不可為之今京師士大夫間亦有送名刺

者人皆非之不知宋時此風已盛矣老學菴筆記云蘇黃晁張諸公名狀南渡人家尚有收藏者皆手書也

蔡君謨茶錄下篇論茶器有砧椎鈐碾匙餅等目須銀鐵黃金為之然周密所記宋時長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外又以大縷銀合貯之趙南仲丞相帥潭以黃金千兩為之進上穆陵大喜不知何以費乃至此象箸玉杯又何足道所謂奇技淫巧者此之謂矣

趙子固梅詩云黃昏時候朦朧月清淺溪山長短橋忽
覺坐來春盎盎因思行過雨瀟瀟雖不及和靖亦甚得
梅花之神韻

四皓或作顥王伯厚漢制考云南山四顥白首人也

兩廣總督兵部右侍郎石琳題投誠一疏黃進係番禺
縣人康熙十八年逃出海外踞東埔寨自稱靖海將軍
隸噶卯二王部下與噶卯王謀興兵奪噶卯大王地方
因安南占城二國王合兵攻破東埔進率親丁五人投

誠懋鬚懋卯名字甚奇

吳門周靖貽其大父忠介公霜英堂遺墨公字蓼洲天啓中死璫禍忠臣今錄其家書于左四月朔日渡江路風光儘覺自在自郵夫販客婦女兒童無不攀車垂涕者即焦頭爛額輩如狼如虎亦皆感恩而泣不知前生何以能得衆緣如此乃知忠信篤敬之果可行于蠻貊也兒輩須從窮愁患難中困心衡慮苦志讀書做第一等好人方不負我之教平日只當閉門潔守務使

戶庭之內肅若朝典如此世界更當萬分謹慎也字付
大兒又與宮詹姚公現聞云如此風波合城無不驚怖
弟作一歡喜順受想空空坦坦正覺快活臨時尚當豎
起脊梁骨做一個生鐵鑄就底人以不負知己兄以為
何如

又一帖
不錄

又與文文肅公云弟行只在此兩日內矣一

生向志節一路着力是弟不濟處故出門便與宦官作
仇畢竟以此輩結局然不可謂非天之所以成我也此
時工夫正欲使冤親平等貪戀俱忘急消却一段憤激

之心歡喜順受方是實地至于掀天揭地事亦不在多
弟臨時尚可做耳

齊民要術引廣志曰東牆色青黑粒如葵子似蓬草十
一月熟出幽涼并烏丸地河西語曰貸我東牆償我田
梁魏志曰烏丸地宜東牆能作白酒憶昔龔端毅公飲
餞董御史玉虬之隴右道同人分杜甫秦州詩為韻鄔
陵梁御史哲次分得牆字座客皆難之未有憶及此者
信強記之難也許彥周詩話恨賦七夕詩押尼字不記

佛書烏鵲為芻尼亦此類

趙師弄號東牆

庚午六月十七日予有愛女阿端之戚孫光祿孝堪過

慰問及先考功兄彌留時體中異香事因言顏神鎮

孫居

東南茶泉嶺之北地名下峪有周叟者少治生往來南

宮臨清中歲饒給治精舍下臨瀑泉種樹千頭冬有溫

湯浴可蠲疾叟日徜徉其中年且九十一旦示微疾戒

子孫勿悲哀含笑拱手告別而逝空中異香三日不散

蓋達生之流與

揮塵後錄述徐敦立言哲宗實錄其舊書率崇寧間
貴游子弟預討論于名臣行事既多所畧而新書復
因之于時急于成書不復廣加搜訪有一傳而僅載歷
官先後者又只據各家碑誌有傳中合書名猶云公者
予昔在明史館往往見有仍碑誌原文不改公字體裁
之不諳何論工拙耶

司馬相如蘭相如果相如否長孫無忌費無忌能無忌
乎右對見齊東野語後人傳會作李獻吉督學江西事

小說剽竊傳訛往往如此

今人以古無茶字遂欲混茶茶為一非也觀賈思勰齊民要術末卷茶茶二條分載了然內大父張忠定公刻茶董一卷亦混茶茶而一之殊失考

六月崑山徐相國罷以總督兩江兵部侍郎傳臘塔劾之也時相國兼掌翰林院事以工部尚書張公英代之尚書先已兼掌詹事府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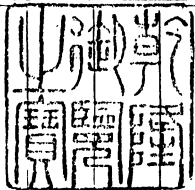
慈谿姜

宸英

西溟古文有名于時

上在禁中知其人常與朱彝尊嚴繩孫並稱之曰三布

衣已未博學鴻儒之舉朱嚴皆入翰林姜獨以無薦達
不得與後年餘始以徐學士立齋薦與黃虞稷俞邵同
以諸生召入史館食七品俸未授官也丁卯秋仍以太
學生應順天試首場已擬第二人及二場表用點竄充
典辭典語監試御史某指擿令易之姜對以出李義山
韓碑詩不肯易御史怒輒撫其小不合例貼出之卷遂
不得入古云數竒姜具是矣



居易錄卷六